

名家随笔

黄河的声音

高定存



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声音,有些宏大,有些细微,细微到我们听不见。简单到一块石头、一片黄土地,烈日暴晒,它会膨胀;数九严寒,它会收缩。膨胀与收缩之时,肯定会有声音发出来,而我们大抵听不到。

在人的感官所及中,最难用语言文字描述的,当是气味。气味易捕捉,难描绘,只能深藏记忆之中。气味之外,声音也不易描述,相关言辞颇为匮乏,只能用大量比喻来呈现。古诗文写黄河,写其奔腾状态者多,写声音者少。诗仙李白落笔,也只能来一句: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。”《黄河大合唱》广为传唱,写声音也只是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”。如果实地见过黄河洪峰,看过壶口瀑布,感觉“咆哮”两个字也远不足以展现黄河之声的震撼力量。而黄河在不同地段不同季节所发出的不同声音,人们描绘得更少。

黄河奔腾万里,上下游的声音各具特色。倘用人生来比喻,上游源头段,大河初生成,所发是孩童般的声音,纯净透明,清澈响亮;中游晋陕峡谷段,黄土高原众多支流汇入,携来大量泥沙,河水变黄,声势变大,加之被束缚在七百多公里长的峡谷之内,奔腾冲撞,声音也粗犷沉重了许多,犹如壮年大汉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;及至到下游,变为地上悬河,散漫在宽阔的大堤之间,水流平缓,波澜不惊,

声音也平和安详,宛若老者在讲述一段遥远的故事。

万里黄河,声响最雄壮之处,自然是壶口。早年我采访一些老船工,他们说黄河跌入壶口,声闻十里毫不夸张。那时候黄河水大,四下里没有别的嘈杂声音,壶口水声如闷雷,十几里外都听得见。在壶口上游十来里的地方,连黄河水也被吼得一片慌乱,行船要格外小心。

我曾三次到过壶口,感觉瀑布之所以能“声闻十里”,一方面是由于水流跌宕,自声如雷,另一方面,狭窄空旷的河谷犹如一台特大音箱,将河声放大几倍,空谷传响,格外雄浑。2025年4月,我到壶口附近的克难坡,其时黄河流量只有每秒500立方米左右,大致是古时流量的十分之一,站在望河亭上看下去,黄河只卷着一些不大的白色浪花,而那水声顺河谷传上来,却也空阔辽远,苍茫无尽。

黄河最让人心悸的声音,人称河哭。黄河边的老人们说,河哭必有灾。保德县林遮峪乡下川坪村,早年曾有大片河滩地,有一年黄河发大水,河声如哭,主流从对岸西边石崖上倒过来,村里人眼巴巴看着大片河滩地一片又一片倒塌在了激流中,半天时间,大水便淘到了村子脚下,河滩地全部被黄河吞去。

我听过最猛烈的河声,是在1977年夏天,我在老家桥头村当社员时

候。大雨小雨连续下了五天,黄土高原仿佛被泡成了一摊泥,正在一块一块流走。我们桥头村的仓后沟大坝眼看就要漫顶,队里派我带四名青年,开一辆拖拉机,火速到黄河边的县城拉草袋。

在离县城五里远的山头上,已经听到了黄河的声音,有如闷雷在河谷里滚过,有如大风从远处翻卷而来,有如数不尽的巨石从高山顶端滚入深谷,有如千万面战鼓一起擂响,千军万马在奔腾厮杀。及至望见黄河,我惊呆了。水面比平时宽阔一倍多,河上大浪翻滚,如同万千座黄土山头在崩塌。大水冲出河岸,漫进县城,街上是一尺多深的洪水泥浆,满城百姓排水垒堰,乱作一团,县领导们蓬头赤足,奔走在泥水中。这是我所见黄河最暴烈的一次。

保德县城守在黄河边,早年间人们枕着河声入睡。现在黄河水减少,加之沿河公路上车辆如流,河滨公园里歌声不断,对岸府谷县城市井嘈杂,各种声音交替在河谷中回响,除非发大水,平时已听不见河声。县城不闻河声,不等于河声消失。倘到沿河一些村庄住下,夜深人静,四野俱寂,河声美妙如天籁。

长河万里,奔腾万年,倘若将黄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段的聲音汇集起来,重新编排,那将是另一部气势非凡的黄河大合唱。

湖泊是美的,这无可争议。每当我立于湖畔,望水波不兴,天光云影共徘徊,便不免生出几分艳羡。湖水平静如镜,将周遭的山色树影尽数收纳,俨然一位智者,不动声色地涵容万物。世人常以湖为喻,赞其内敛深沉,而我亦曾一度沉迷于这种静止的美。

然而年岁渐长,我愈发觉得,人生实不该做一潭止水。

记得少时居处附近有一条小河,不甚宽广,却终年流淌。春日里,我常蹲在河边,看那水流匆匆,挟着落花枯枝向前奔去,从不停歇。彼时不解其意,只道是水的本性使然。后来离乡,历经世事,某日忽而念及那条小河,竟从中悟出几分道理来。

诉,说他半生困于一场旧事,念念不忘,以致后来的日子都过得灰暗。我听罢,想起那条小河——它何曾为一片落叶停留?水流的智慧,正在于懂得放手。

河流的翻篇不是遗忘,而是一种前行的姿态。它记得每一块磨砺过它的石头、每一处改变过它方向的河岸,但它不让这些记忆成为停滞的理由。正如我们经历悲欢离合,应当携着这些记忆前行,而非被它们禁锢在原地。

我曾见过干涸的河床,龟裂的泥土上刻满蜿蜒的纹路,那是水流过的痕迹。即使暂时枯竭,河流的生命仍在延续,因为它始终保持着流动的本质。一旦雨水降临,它便即刻复苏,沿着旧有的轨迹,又开始

愿做一条会翻篇的河流

亦远山

河流从不纠缠。它流过山石,山石留不住它;它经过峡谷,峡谷绊不住它;它遭遇断崖,便纵身一跃成瀑布,依然向前。昨日裹挟的泥沙,今日已沉积在不知名的河床;方才卷走的落叶,转眼便交付给了下游。这种翻篇的能力,着实令人惊叹。

反观湖泊,固然静谧优美,却也因其静止不动,湖水囤积了太多过往——春天的花瓣、夏日的浮萍、秋天的枯叶、冬天的寒冰,层层堆积,终成淤塞。湖的包容渐渐变为负担,清澈日益浑浊。没有出口的水域,再美也不过是一处华丽的囚牢。
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常沉溺于过去的荣光或伤痛,如同湖水囤积记忆,愈积愈重。某君向我倾

新的旅程。这种韧性,远非封闭的湖泊可比。

人生路上,我们都会遭遇阻碍。有的人选择如湖泊般静默承受,将苦楚深藏;而我愈来愈倾向于做一条河流——遇山绕行,遇壑填平,遇崖飞跃。不让任何一处风景成为终点,也不让任何一次伤痛定义余生。

近来常去河边散步,看那流水汤汤,永不停歇。我学着水的姿态,将昨日之事留给昨日,今日又有今日的奔流。这并非薄情,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——唯有流动,才能保持清澈;唯有翻篇,才能持续向前。

河流终将汇入大海,而大海,不过是无数懂得翻篇的河流的集合。



原野芬芳

卢静

我观赏过精美的木雕,那是在修复一新、游客如云的殿堂或园林中,有重檐斗拱的掩映,有红墙碧瓦的衬托,我向着它们发出赞美的声音。

然而,有一天我路经邻近村镇一家破败的庙宇,望见寒风中几片残存的木雕时,我的心灵被震撼了。木雕凿进去约七八厘米深,其中几只麒麟神态各异,颇有几分生动的韵致,但谈不上鬼斧神工,更何况经过岁月的层层剥蚀,漆彩褪尽,露出木料的本色来。我独自对着它,心里涌出些沉重的滋味。

这木雕不知刻成于何年何月,亦不知是哪位匠人的心血。我猜想在它面前,曾有百年前的人走过,太平盛世的阳光照耀过它,战乱岁月的烽烟熏染过它。而后旧日的一切渐渐流逝了。我对着它暗叹人生的无常,但很快便释然了。匠人死了,麒麟还活着。生命短暂的人用心血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。我在木雕前站了很久,觉着它耐人看,耐人咀嚼。我瞧见它在岁月的罅隙中隐隐露出笑脸,像艺林中的一棵小草、春天里的一朵小花,悄然绽放出艺术不息的魅力。

也许有一天,木雕会化为泥土,但艺术是不死的。它的根深植于人的心灵,鲜活埋藏在生活的沃土中。我想起了晋南的民居。且不说

露水欲滴的清晨,房脊两端的凤凰瓦似乎在向绯红流涌的朝霞高歌吉祥;也不说杨柳送碧青草摇青的三春,墙上的牡丹雕刻仿佛与原野百花相映生辉,单是屋顶上小小的烟囱盖,也美观地点缀成莲花形,如灵犀一点。每从村庄前走过,我都感受到主人对生活 and 美的向往。这样的住宅,使天、地、人和谐而生动地融为一体。

让我们如数家珍的还有面食上的花色、童鞋上的虎头、栩栩如生的剪纸、威风八面的锣鼓……

我见过一位乡村大娘,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送上大学,虽然鬓发早落霜雪,眼神也如灶墙上烟熏过的灶王像般昏花了,但忙碌之余,她总爱倚窗盘腿坐在炕上剪纸,剪黄土地上流传已久的传说,也时常妙剪生花,融会新意,剪出活灵活现的现代乡村风情。当她脖颈略歪抿着嘴剪纸时,窗台上空酒瓶里插的那枝野花,茸毛纤细的花瓣,便悄悄在温暖的阳光中晕出柔和而迷人的色彩……黄河水长流不息,一代一代的人繁衍生存,把他们的慧心巧思一点一滴地渗入平凡的日子,将艰辛的生活装饰得缤纷如梦。

我仿佛看见漫山遍野盛开的小花,正与春风相嬉,翩翩起舞……只要美的根芽还在萌动,原野上的花朵就会永远芬芳。